



最後 一戰

抗戰三部曲
終曲

七百里雪峰天險 蕩氣迴腸之抗戰終曲

林家品——著



最後 一戰

抗戰三部曲
終曲

林家品——著

釀小說28 PG0975



最後一戰

——抗戰三部曲終曲

作 者	林家品
主 編	蔡登山
責任編輯	廖妘甄
圖文排版	張慧雯
封面設計	王嵩賀

出版策劃	釀出版
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http://www.showwe.com.tw
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 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
總 經 銷	創智文化有限公司 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89號6樓 電話：+886-2-2268-3489 傳真：+886-2-2269-6560 博訊書網： http://www.booknews.com.tw

出版日期	2013年6月 BOD一版
定 價	35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2013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目次

内容

第十章	／ 1 5 3
第九章	／ 1 2 6
第八章	／ 1 0 9
第七章	／ 0 9 6
第六章	／ 0 8 4
第五章	／ 0 5 2
第四章	／ 0 4 2
第三章	／ 0 2 5
第二章	／ 0 1 5
第一章	／ 0 0 7

第十一章	1
第十二章	6
第十三章	5
第十四章	8
第十五章	4
第十六章	9
後記	3
附錄	7

最後 一戰

抗戰三部曲
終曲

林家品——著

最後一戰——雪峰山

獻給——

為保衛家園

與入侵日軍戰鬥過的

日漸不存的

山民

目次

内容

第一章	／007
第二章	／015
第三章	／025
第四章	／042
第五章	／052
第六章	／084
第七章	／096
第八章	／109
第九章	／126
第十章	／153

第十一章	1
第十二章	9
第十三章	0
第十四章	1
第十五章	3
第十六章	6
後記	7
附錄	2

第一章

民國三十四年季春。扶夷江那本已暖和了的江風，忽然又刮得人臉上起苦瓜皮皺褶。

這天晚上，一條黑影如做賊似的，沿著白沙老街那條被日本人縱火燒了幾天幾夜、但依然存在的青石板街道，溜進了一間被燒毀、重建不久的鋪房後面的雜屋。

這間重建的鋪房，就是在頭一年「走日本」時被燒掉的「盛興齋」——我母親和父親將它重新建起來後，依然保留「盛興齋」的名號不變。

「盛興齋」後面的雜屋，住著我那瞎眼叔爺。

我叔爺自從在衡陽血戰中被炸瞎一隻眼睛，於衡陽城陷後僥倖救得一條命、逃回老家後，再沒有人來找過他。

有誰還會來找他呢？一個頂替壯丁去吃糧的兵販子，儘管他自己說衡陽血戰的那個慘烈……儘管他自己說他是在奪鬼子的炮時被炸瞎的眼睛，但老街人都不相信。沒人證明。他的那些兵販子弟兄們，都死了。就連守衡陽的第十軍，也沒了。

我叔爺似乎對世事已經看穿，他除了一天混兩餐飯吃外，便是躺在這間雜屋裡，不論白天黑夜，足不出戶。起始，街坊上的人愛說，那林滿群、群滿爺呢？怎麼難得見到他的影了？但說得多了，也

就不說了，把他忘了。

我叔叔躺在這間雜屋裡，從來不門門。他懶得門。門門幹什麼呢？莫非還會有土匪、強盜來打劫？莫非還有賊來偷他的東西？土匪、強盜、賊若找上他，只會自認晦氣。

「吱嘎」一聲，用青桐木紮就的沉重的雜屋門被推開了。黑影閃進了屋裡。

躺在用土磚架起的「床」上的叔叔，聽見了那聲「吱嘎」。但他一動不動。他心裡暗暗好笑，終於有「樑上君子」來光顧他了。他倒要瞧瞧這位「樑上君子」能從他這裡撈到些什麼。

雜屋裡自然不會點燈。溜進來的人於黑極的空間，一時什麼都看不清。

「群滿爺、群滿爺。」黑影竟悄悄地喊我叔叔。

我叔叔依然不作聲。他只是用那隻尚留有點餘光的眼睛，盯著黑影頭部兀現的一圈白。

黑影身穿黑衣黑褲，但頭上紮了塊白汗巾。只這白汗巾，便說明他非「樑上君子」，而是鄉鄰。哪有夜裡出來幹偷摸勾當的「貼」個顯眼的「標籤」呢？我們老街及老街附近鄉里的人，春冬之時，頭上總愛以長布繞額頭箍幾個圓圈，說是怕江風吹暈腦殼。那繞額頭而箍的長布叫做包頭布，包頭布或灰或青，為染色的粗絲綢布，但出外幹活或無錢買染色粗絲綢布的人使用汗巾代之。

來人一開口，我叔叔已經知道是誰，但他還是不吭聲。

「群滿爺，在屋裡嗎？」來人一邊繼續輕輕地喊，一邊摸出洋火，「嚓」地劃燃一根。

火光一亮，我叔叔迸出一句：

「老春，你是找錯地方了吧，你找相好該到城裡去。」

我叔爺從衡陽血戰檢回一條命回到老家後，白沙老街已遭日本兵的一次洗劫，老街全被燒毀，躲進神仙岩的百姓全被日本兵用煙薰死，僥倖活下來的女人已不多……故而我叔爺說他找「相好」該到城裡去。這「相好」的意思又不光指情人，也指倚門賣笑的堂板鋪女子。

老春是來人的一個外號，因為他專靠幫人舂米過活，也就是打短工。打短工比做長工自由，幫一戶人家舂完米，得幾個零錢，又有人來找時，想幹的話去幹一下，不想幹時，委婉地推託，上城裡玩去了……到得無錢買米下鍋時，再去找人家幫工。他人長得高大，有一身勁火，人家踩碓舂米全靠右腳，他左腳右腳「左右開弓」。那「春碓」在鄉人的話裡又有暗指男女之事的意思，他這個光棍便得了個老春的外號。

老春突然聽得從雜屋角落裡傳出的這一句，反而嚇了一跳。

老春忙說：

「群滿爺、群滿爺，別說要話子，我找你有急事。」

我叔爺說：

「找我有急事？鳥急事！我群滿爺現在成了瞎子，任什麼急事也輪不到我。」

老春就說是要請他去議事，議的可是人命關天的大事。我叔爺說什麼議事、議事，那在外地方叫開會！老子吃糧時在隊伍上開過會，現在不吃糧了，什麼鳥會都不去，別拿人命關天來唬人，老子見過的死人的事太多了，在衡陽戰場上，那人是一片一片地倒下……

我叔爺已經很久沒有和人說過話了，這一說開，就有點止不住。

老春忙打斷他的話，說，對、對，是開會，是個十萬火急、非要請你去才能開的會！

「為甚非要請我去？」

「你是打過衡陽血戰的人啦！」

老春這麼一說，我叔爺長長地噓了一口氣，總算有人記得他是在衡陽血戰過的人了。

我叔爺本要大發一番感慨，他媽的老子在衡陽為國賣命，他媽的老子和日本人死拼，他媽的老子的弟兄們全死光了，他媽的老子總算撿回一條命（我叔爺在衡陽血戰的事見作者所著《兵販子——抗戰三部曲之二》），可老子成了瞎子，老子這瞎子回來卻連個撫恤都吃不到……然而，他說出來的卻是：

「行，你老春是頭一個來找我的。我就看在你這『頭一個』的面子上，跟你去參加一次什麼緊急烏會。」

我叔爺原本在這白沙老街是個甚事都無所謂，只要能「搓」到一餐飽飯吃，或賺到幾個零花錢，從來就不講什麼臉面不臉面的人，所以他才會當兵販子。然他這個兵販子從衡陽血戰回來後，完完全全變了一個人，變成了一個以參加衡陽血戰為頭一臉面的人。如若有人說他或他的弟兄們在衡陽打仗的半點不是，他就會和人拼命；反之，他立即視人為生死兄弟。老春雖然沒誇他，但說了句「非請他這個打過衡陽血戰的人去」，他當然就已經有了面子，而且得給老春面子了。

我叔爺從土磚「床」上爬起。老春又劃燃一根洋火，找油燈。我叔爺要他別找，說他這房裡從來就沒有油燈。他也不需要那什麼油燈。

「這就是瞎子的好處。」我叔爺說，「我一個半邊瞎子，省了好多油錢。」

我叔爺跟著老春走出雜屋，往那個會議地點——一座廢棄的鄉下祠堂而去。他無論如何也沒想到的是，這個由鄉人組織召開的緊急會議，竟然又使他碰上了在衡陽血戰時的死對頭——原屬日軍第十一軍團的第六十八師團！

民國三十四年春季，這個第六十八師團，在日軍即將發動的芷江攻略戰中，又擔任左翼攻擊隊的主力，其進攻的第一目標，就是我的家鄉——新寧縣城。

日軍大本營所稱的芷江攻略戰，即雪峰山會戰。雪峰山會戰係抗戰期間中國軍隊和侵華日軍大規模會戰的最後一戰，又稱湘西會戰。

日軍自上年春實施「一號作戰」，儘管佔領了粵漢路，又以極其慘重的代價攻陷衡陽，佔領湘桂路，攻勢確乎凌厲，自四月到九月，連克河南許昌、鄭州、洛陽、湖南岳陽、長沙、衡陽、東安、零陵、寶慶（邵陽）、新寧。繼而攻陷廣西全州、桂林、柳州、宜山、南寧。但就如我們家鄉人所說，日本人打進廣西，那就快完蛋了——「日頭到了西邊，焉有不落之理」？！我們家鄉人的這種講法，雖然如同測字，似乎牽強附會，卻是曾經過歷史驗證的，想當年，長毛金田起事、永安建制、圍桂林、取全州、攻新寧，欲取道扶夷江，水路直下寶慶，爾後北上；我們家鄉的江忠源訓練起湖南第一支團練，袁衣渡一戰，打死南王馮雲山，長毛不得不改道北上。江忠源的「團練之法」為曾國藩襲用，遂成湘軍。然而，當江忠源以屢屢戰功直做到巡撫，去守廬州時，我們老家人就說，江大人萬萬不可守廬州。為甚？我們老家人念「江」為「鋼」，云：「鋼入爐中，焉得不化？」江大人不聽，硬要守廬州，結果呢，可不就在廬州死了！

我們老人家對日軍進佔廣西的「預言」，當然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種精神安慰法。然而，日軍的實際戰況卻似乎正在驗證著這個「預言」：是年，日軍企圖打通大陸作戰的願望並未真正實現，湘桂和粵漢兩條鐵路不斷受到中國軍隊的襲擊與破壞，未能通車。相反，日軍的戰線越拉越長，兵力已嚴重不足，且其所佔領地之軍事要點、運輸線，不斷遭到中美空軍的轟炸：

五月二十二日，江西遂川日軍兵站被炸。

七月九日，日軍設在湖北監利白螺磯的三個大型機庫遭到襲擊，一百一十架飛機被擊毀；二十四日、二十八日，白螺磯又遭兩次空襲，五十四架飛機被毀。

……

自七月下旬到九月，日軍在新市、汨羅、岳陽的兵站、基地均遭轟炸，湘江江面的一千多艘日軍運輸船隻及大型鐵甲艦被炸毀，數千名日軍被炸死；衡陽的六處供應站遭轟炸；長沙南站、衡山、祁江等地的日軍軍車、貨車二百多輛被炸毀；主要公路橋樑、鐵路橋樑皆遭轟炸……

……

日軍不僅陸路運輸陷入停頓狀態，就連長江和南方的航運也陷入癱瘓。

其時，日軍已佔領浙贛鐵路所有機場，又已佔領衡陽機場，那麼，這些來轟炸的中美空軍到底是從哪裡起飛的呢？

日軍大本營斷定中國還有一個秘密機場，但這個機場到底在哪裡？一直到民國三十四年初，即一九四五年一月五日，漢口機場被美國第十四航空隊襲擊，日機四十九架被炸毀後，才獲悉原來在湘西芷江。